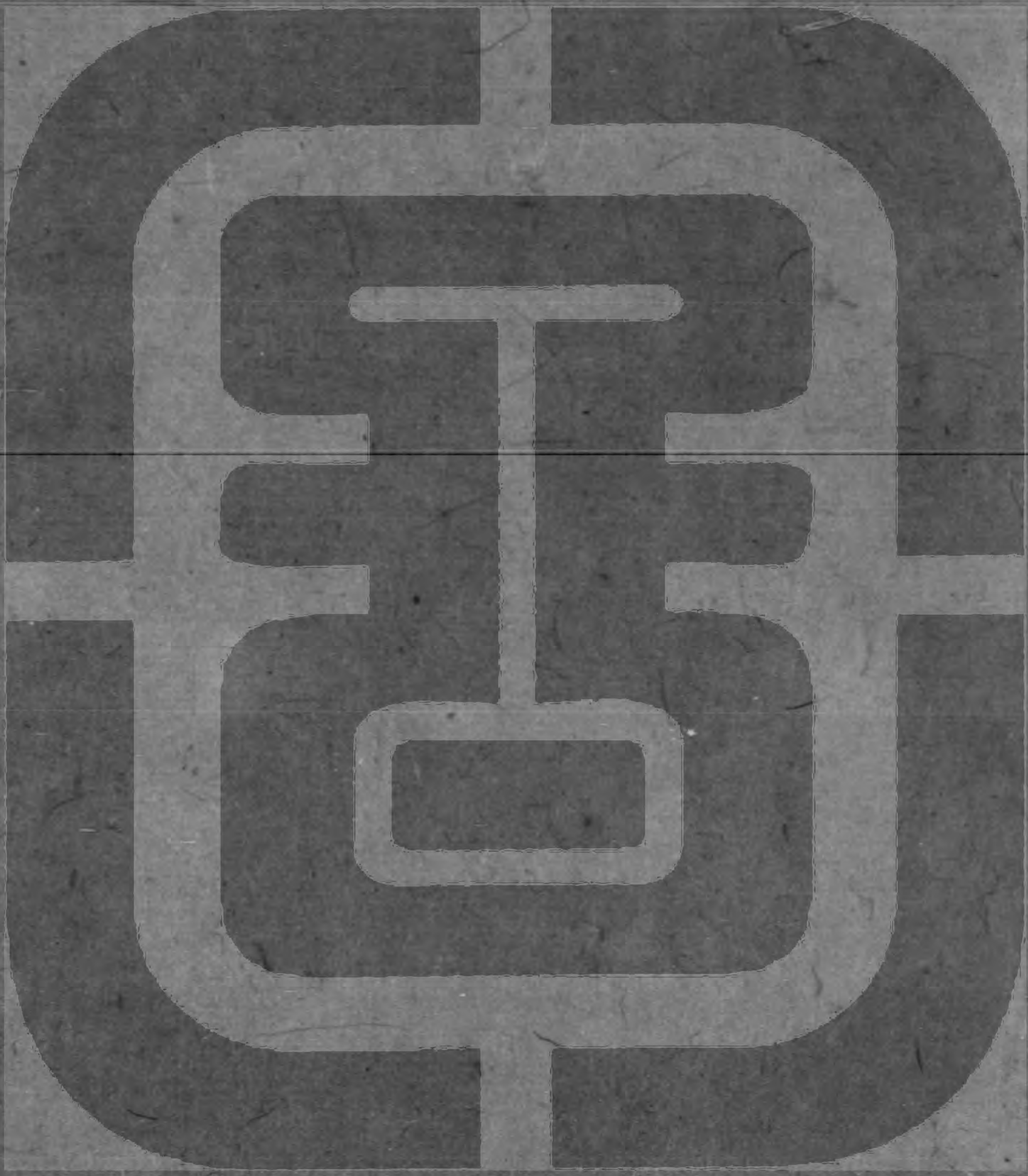


九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答客難一首

揚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答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別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遺行可遺行

弃之行也歸詩外傳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

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

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
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
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
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故為有鳳而魚有鯢曾子
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之精者曰龍
龍准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
也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游天宮翺翔
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

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鄒食其之下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

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

口秦平用李斯計謀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

漢書鄒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曰廣以為然迺罷

歷下守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

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服虔
音管張晏曰蠡瓢也文穎曰筵音庭莊子
曰魏牟謂公孫龍曰乃規規而求之以察索

之以辭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
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
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
路曰建天下之鳴鐘撞之以建豈能發其音
哉聲由是觀之譬由鼯鼯之襲狗狐豚之咋虎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鼯音劬李巡爾雅注曰
鼯音劬李巡爾雅注曰
鼯鼯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曰按方言豚豬
子也今人相罵口狐豚之子是也說文曰糜
爛也亡皮切糜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
與糜古字通也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
感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
帝母也已明為大司

馬又曰孝哀傳皇后哀帝諸附離之者起家
即位封后父晏為孔鄉侯

至二千石漢書音義注子曰
時雄方草創太

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

尚服夏曰玄當黑而
尚白將無可用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支網人紀不生則

已尚書曰先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為人
綱紀也孔子曰夫夫不生則已生

於世也則有云為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

珪儻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說文曰儻荷也應劭

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曰印綬漢

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今吾子幸得博明

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金門上

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

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

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史記秦王曰知

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

獨說數十餘萬言曰以樹喻文也說文曰扶踈四布也深者入

黃泉鳥者出蒼天六者含无氣細者入無間

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擎無間言至微也淮南子曰出入無間然而

位不過侍郎擢纔給事黃門蘇林曰擢之纔為給事黃門不

長意者玄得無尚向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

猶遼落不諧偶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繁丹吾轂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

昔周網解結群鹿多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

二合為六七十二同己見上文張晏曰謂齊

四分五剖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離之意耳鄒陽傳云齊此

四分五列 士無常君 國無定臣 得士者富 失

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 矯翼厲翻恣意所

存故士或自盛以惠或鑿坏以道 服虔曰范

於橐中史記王稽辭魏去竊載范 雖入秦至

湖見車騎曰為誰王稽曰穰侯范 雖入秦至

辱我我宰匿車 肯使人以弊先焉 鑿坏

而道之坏 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應劭

人著書所言多大事故齊人魏談天鄒衍仕

辭也鄒衍書雖奇怪尚取世以頡頏為資而 孟

軻雖連 去聲 蹇猶為萬乘師 蘇林曰連蹇言

孟子若第子之問師 敬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

子章指曰滕文公尊敬 敬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

孟子若第子之問師 敬 今大漢左東海 應劭

海也 右渠搜 貢折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河

西間之 前番禺 越王都也南海郡張晏曰番禺後椒

塗應劭曰北界 東南一尉 如淳曰也 西北一

候如淳曰地地理志曰龍 徽以糾墨制以鎖鉄

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徽弩之徽

說文曰糾三合繩也又曰墨索也公羊傳曰

不刃加之鉄鑽何休注 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 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

倚廬以結其心左氏傳曰齊晏 天下之士雷

栢子卒晏嬰倉斬衰居倚廬 晏 天下之士雷

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史記刺謂曰

合霧集魚鱗雜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天下之士雲

為阜陶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戴維

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纓

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五尺童子羞比晏嬰

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途者升青雲

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相失勢則

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

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昔

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三仁微子箕子比干

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

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

也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吳既誅

子胥遂伐齊越王勾踐襲越吳太子王聞乃

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城吳又曰越王勾踐

返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五殺入而

行或為質於吳後越大破吳也秦走

秦喜樂教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秦走

重贖之怨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謬公與語國事膠公大脫又曰樂毅伐

齊破之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

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

樂毅以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李斯上書折

伐燕也

曰指見鄒陽上書晉灼蔡譯以噤吟而笑唐

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熱望而笑曰吾聞聖

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

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

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桓公得之以為仲父也

漢書賈誼曰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楚夫

辭曰堯舜皆有與任今故高枕而自適

士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左氏傳

叔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忽死

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寶召忽死

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為之婦

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溪使相可也公從之

墨子曰齊說被渴帶素帶或倚夷門而笑

應劭曰武丁得之秦伐諸國更還見羸疾之

餘人往過羸羸無所誠更還見羸疾之

謀告無忘已也或橫江潭而漁服虔曰或

七十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齋而

封侯史記曰真卿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

或枉千乘於陋巷臣魯一春秋曰齊桓公見小

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不然士傲爵祿者

得見亦可止矣桓公曰不然士傲爵祿者

周輕其士君傲霸王者亦輕其士或擁篲而

從夫子微魯吾庸敢傲霸王乎或擁篲而

先驅

雅等那衍也七畧曰方士傳言鄒子是

以士頗得信其古而奮其筆空際蹈瑕而無

所諫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隙隙乘難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

不悅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高同

雅曰辟罪也行趨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

欲步者擬足而投跡言不收奇異也故欲步

也周易曰子日同声相應莊子曰多物得性

者後周響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史記

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

行非孝廉舉非

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

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如淳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滂盈滿水也

消滅為灰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擢擊者亡默默者存位

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

之極淮南子曰天道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

曰知清知靜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莊子曰恬淡寂寞虛

為天下正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

未如何如能李奇曰或 今子乃以鳩巢而笑鳳

皇執蠓蟻而嘲龜龍不亦病乎 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蟻

在草曰蜥蜴為鳳凰說文曰在壁曰蟻蟻子之笑

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

鵲也悲夫 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醫病不以湯液法

言曰扁鵲盧人 客曰然則廉玄無所成名乎

論語曰君子夫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

仁惡乎成名 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揚子曰

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脅捐髓免於微索 曰堯

腰骨也 翕肩跖背扶服入索 孟子曰背有脊

悚懼也 入索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攘侯

而代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

免相國逐 泗陽君於闕外又曰秦昭王昭王母宣

太后長弟曰穰侯魏名舟昭王同母弟曰

使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 蔡澤山東之

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秦之相

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昭

曰西上曰顛顛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

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

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
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
之應侯請歸相印遂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類
鼻垂也沫洒面也廣雅曰咽嗑也益音益
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
金華之事無避也禮數婁敬委輅晚輓掉三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婁敬委輅晚輓掉三
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委輅晚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
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都洛
陽不便不知入關據秦之固是曰車駕西都
長天飛都曰輅謂以木當宵以輓車也論語
掩捕像曰子貢悼三寸五帝垂典三王傳禮
尺舌動於四海之內
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
鼓之間解甲投戈

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左氏傳曰後抱而執漢書叔孫通曰臣願效魯

諸生弟子共呂刑靡敝秦法酷烈尚書曰穆王

起朝議也刑禮記曰國家聖漢權制而蕭何造

律宜也漢書曰相國蕭何律九章故有造

蕭何之律於唐虞世則性矣服虔曰性猶

切性或有作叔孫遺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

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左氏傳

糾合宗族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

則狂矣金日磾張安世許天蕭規曹隋留侯

廣漢史蔡史高也

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隤天應劭曰

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有崩落作聲聞數

百里故曰坻隤坻下禮切帝昭坻音若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秦

山之功長立於國家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

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

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

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

此四皓采榮於南山榮采取榮名也公孫

割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

馬門史記曰弘至太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

士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

甚多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炙

於細君史記曰文君夜亡奔相如卓王孫不

人居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曰晏

不來東方朔獨拔劔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

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受賜不待詔何

無禮也拔劔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

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笑曰使先生自

責乃反自舉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割炙割損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

守吾太玄

答賓戲一首 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

述為業或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幾班固雖篤志傳學無功勞於時

仕不富又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

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

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實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

不易之分項岱曰謂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定五經垂之

萬世后人不能改也分也謂許由巢父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矣不可變易也

善曰淮南子曰志者一行亦云各而已矣如唯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也夫樽不得後身而特成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言德以潤身而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

身也是以聖哲之治以棲遑遑言貴及時

弊也棲遑不孔帝不以墨突不黔常昭曰腰

安居之意也孔帝不以墨突不黔溫也言坐

不與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棲席

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

也小雅曰駘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

也今吾子幸遇帝王之世躬帶絃冕之服古師

也今吾子幸遇帝王之世躬帶絃冕之服古師

曰帶八帶冕冠也項也曰浮英華湛道德華
冕服三公卿大夫之服也
章本之美故以喻帝德也
字或為恥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沉
雖同非古文也警龍虎之文舊矣孟唐曰嘗
曰謂被龍虎之衣也
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也
據首尾奮翼鱗翼也
騰風雲不流也塗不也
者響震言見之者雖懼之甚不俟形聲也蒼
爾雅曰震懼也徒樂
無所蒂下無所根都計切
獨據意乎宇宙

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也曰毫毛也
默記緼以年歲如淳曰緼音豆竟之巨方言
豆為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德列
曰賈雖也雖馳辯如濤波如傳曰濤水之濤
藻如春華韋昭曰搗布也勅施切藻水草之
猶無益於殿最也曰最下功曰殿意者且
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
美謚不亦優乎主人迥爾而笑曰項也曰道
之貌也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

之實守窅奧之燧燭去仰天庭而觀白日也

應劭曰爾雅曰西南曰窅一曰窅小光也謂之窅字林曰窅一曰窅

王塗蕪穢周失其馭項曰周王失侯伯方

執戰國橫驚項曰方併也七國爭疆車既併轍

騎復於是七雄虺闕分一裂諸夏龍戰虎爭項曰

日詩云關如塊虎項曰日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也任遊說之徒風馳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衆

飛景附霄蟻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常昭曰

者也音意晉灼曰飛也益与舊古字通

一斷謂宋燕曰當此之時擗朽摩鈍鈇刀皆能

難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魯連已見上

也虞卿以顛盼而捐相印史記曰秦昭王遣

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齊間行夫嗽發

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嗽發

投曲感耳之聲項曰秋口吟也合之律度

搖繩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李奇曰

因勢合變遇時之容項曰容宜也或因際

特偶齟得容也本遇移風易俗幸迂而不可

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衛人散

之者衛人散之佐秦者也亡命漂說羈旅

騁辭項也善曰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莊項

日羈寄也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服虔曰王

旅客也項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也曰奮發也

三術項也曰奮發也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項也曰奮發也

相攻代爭為彼皆躡風塵之會覆顛沛之勢

項也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據微乘

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朝為榮華

邪以求一日之富貴言一倖倖幸而朝為榮華

又為顛顛福不盈皆禍溢於世李奇曰當富

不痛凶人且以自悔况吉士而是賴乎項也

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時皆悔恨之言且功

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且功

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為立韓設辯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服虔曰韓非設辯於始皇

秦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道好也項也

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應劭曰道好也項也

欲以為天下法式上書既終秦貨既賈厥宗

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賈厥宗

亦墜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

賈子楚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

陽夫人立子楚為獨嗣秦王薨蓋為孝文子

而死亡立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竟歎

而死故云願宗亦墜尚書曰弗德罔大墜厥

宗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孔叢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論語子曰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我善養
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
也如天之氣皓然也
彼豈樂為迂闊哉道
不可以貳也賈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
豈可二行如斯軟韓非不常之
徒也善曰說文曰迺羽天切
方今大漢洒
埽群穢夷險芟荒晉灼曰發開也今諸不皆
作斐字善曰婦即今掃字
也廓帝紘恢皇綱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
日許慎淮南子左曰紘維
也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

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火也謂光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

如神就之如日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

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源共

流帝昭曰六合也沐浴玄德稟仰太皞史記曰沐浴

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赫古和字枝附

葉著譬猶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

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岱曰蕃盛也零凋

不遇若凋病如萬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
之厚薄哉布德周參天地豈人所能論耶今

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雖所聞而疑所覲欲

從整敦而度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

淵亦未至也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

出也也爾雅曰沈泉穴出式出不出也濫泉正

監整音庵郭璞爾雅實曰若夫鞅斯之倫衰

周之凶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衰王霸起鞅

也人敢問上古之士題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

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

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繇失厥謨又

又曰王訪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

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

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

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

太公望遇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

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寧戚飯牛康衢擊車

康四達曰衡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

上有一若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晉灼曰垠涯也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

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

子優游新語以興董生下帷發藻儒林鄭玄

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大中大夫謂
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
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九著十二篇號
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
下惟講誦弟子
或莫見其面
劉向司籍辨章舊聞揚雄譚
思法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
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
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
百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文譚十
二卷象論語號曰法
皆及時君之門闡究先
聖之壺奧
巷謂之壺苦本切
婆娑乎術藝
之場
有戲曰婆娑偃息也
休息乎篇籍之園
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

人斯非亞歟
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
世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
頽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論語子曰賢
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
元命苞曰孔子曰立作春秋
聲盈塞於天淵
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
若此之榮名且
真吾徒之師表也
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
上達皇天
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
周易曰一陰一
國論語注曰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項岱曰或
方猶常也
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項岱曰或
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
命苞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

又曰正朔三而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
改文質再而復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
遇而進有異不合而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

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項岱曰符相命也腴
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

神之聽之神其舍諸項岱曰有賢智君子行
必福祿之善曰毛詩曰賓又不聞和氏之璧

韞於荆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
不知其將合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
獻之成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

和氏之璧惟也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江中御應龍潛於潢

大珠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

汗魚鼈媒之項岱曰左氏傳注曰蓄小水謂之

謂之不洩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

躐吳蒼也項岱曰忽荒天上也吳蒼皆天名

謂之足戰持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

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

者君子之真也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
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
而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

直德之真言屈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若乃

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姿眇目於毫分牙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

也曠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

之目察秋毫之末也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百步之外可謂明矣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

推巧於斧斤吳越春秋陳章曰黃帝作弓後

蒙項岱曰公輸若之族良樂軼能於相馭鳥

獲抗力於千鈞項岱曰良王良晉人也樂伯

良善御馬伯樂善相馬抗力也軼過也王千鈞又况一斤乎和鵠發精於鐵石研桑心

計於無垠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

陽厲鍼砥石又曰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常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然之

名也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走亦不任厠技於

彼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服虔曰走孟堅自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
群臣飲燕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

秋之月草木黃落鴈雁來賓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

不能忘泛樓舫兮濟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

日樓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津史女歌曰

簫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多

列女傳陶答子妻少壯幾時兮柰老何古長

日樂極必哀來日少壯不努力歌行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

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
免去職因事順心故命篇曰歸
來夫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既

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

者也楚辭曰惆悵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

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寔迷途其未遠覺

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莊

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舟遙遙以輕

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

熹微毛詩曰熹亦熙字也熙光也熙乃瞻衡宇載

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三僅僕歡迎稚子候門

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詔三逌就荒松菊猶存

三輔决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逌唯攜幼

入室有酒盈樽戰國策曰扶老攜幼迎孟嘗

傳引壺觴以自酌盼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

怡高亮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

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園日涉以

成趣門雖設而常閑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

中庭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策扶老

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易林曰鳴我扶老衣

舉也矯雲無心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

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了儀妻寡婦賦曰時

盤桓不進也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子列

親公孫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

桓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難知也故其絕

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

書以消憂談文曰話會合為善言也劉農人

飲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滌腸

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賈逵國語注或

命中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

衣日中猶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攬

荆州詩曰窈窕山道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

涓而始流毛萇詩傳曰欣欣樂也家語金善

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大戴禮曰君道

其宜郭璞遊仙詩曰吾生獨不巳矣乎寓形

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

也性之問寄也琴賦曰胡為遑遑欲何之日孟子

云孔子三月無君則遑遑如也孔富貴非吾

願帝鄉不可期大戴禮孔子曰所謂賢人者

華封人謂堯曰東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畧

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登東

臯以舒肅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

傳曰舒繼也琴賦曰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

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柔形而後

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閔睢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
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
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
也在心為志終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
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

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

宮商上下相應也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

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

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

詩有六義焉一日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

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

風

風化風刺皆謂警諭不斥言也主大主與樂官商相應也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

于神明者也是謂四始風之至也

始者謂五始與衰之

所然則閔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

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

南謂其化從岐波江漢之周南召南正始

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閔睢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

傷善之心焉是閔睢之義也

哀蓋字之設也哀當為衷謂中

心念忽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親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

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認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

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群言以立訓傳約
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
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
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
後世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
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據案緒晉書曰杜預字元龍
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

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
諸軍事平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
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
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
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
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
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
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
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

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

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
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
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
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
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
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
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
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

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
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
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
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
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
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
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
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
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
春秋以錯文見義若此所論則經當有事同
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
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
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
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為錯
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立明之傳於立明
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層引公羊

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因要備立明之
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必
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
蓋立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
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
惠卿此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
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遺以見同
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
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

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立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此在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求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

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則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

尼素王立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立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

皇甫謐有高名於世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郡人作

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
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
應卒

於家
應卒

玄晏先生曰
謚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

人之通
稱也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

頌謂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

欲人不能加也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

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引而申之故文必

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天下之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
注言

能事畢矣

人之賦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
或法言曰

子尚辭乎曰君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
或法言曰

手事之為尚
或法言曰

也
或法言曰

詳焉
夏有五子之周監也二代文質之體百世

可知
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都郁乎文哉吾

也
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

之詩
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

詩人之作雜有賦體予夏序詩曰一曰風二
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
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至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

志詞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衰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

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

章炳馬論語曰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

必有所觀者焉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

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譴憂國皆作賦

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

辭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

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率漢書

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宏廣之語設

其風論之義法言曰辭人之賦麗以淫

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

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

書大傳曰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

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榘不容以居也

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揚雄甘泉班固兩

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

捐賦縱橫融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上廣

成頌以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

有文蔚爾鱗集皆近代辭賦之律也論語子曰大哉

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也周易曰君子若

豹變其文蔚也難蜀父老曰鱗集仰流

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傳過以非方

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

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時也徐廣史記注曰祖者

宗習之謂也蔡邕郭有道碑曰望形表而影

附謝沈後漢書序曰士庶流宮他州異境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地裂孫劉二氏割有交

盜魏武撥亂擁據函夏公羊傳曰撥亂反正函夏已見諸白馬賦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壞

琦可以偏王坤曰璣而却為魏主述其都

幾弘敞豐麗奄有諸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

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以著逆順且

以為鑒戒漢書曰甚誘逆之理蓋蜀包梁岷

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術考分次

之多少計殖物之衆寡星之分次物之生殖

九州之地所封域又曰比風俗之清濁課士

勤物宜毛植物宜阜

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矣過秦論曰則不可同年而

語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史記曰太史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

澤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
通方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
都祈之以王道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
左氏傳賓媚人曰疆理天下物土宜體國經制
之宜杜預曰播殖之物各從土宜體國經制
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
周禮曰惟王建國
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李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
減榮緒等書曰崇早

有每歲年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
漢書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
禮記曰精矯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
以事去官減榮緒等書曰崇為大晚節更樂
放逸篤好林數魏大祖祭喬玄文曰非至遂
肥適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其制宅也却阻長堤
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
楚辭曰水
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
班固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出則以遊
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

玩琴書又好服食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傲

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馬相如既奏大人

仲長子昌言曰歟許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

疾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未

崇後為太僕歎賈逵國語注曰黷黷尋覽樂篇有思歸引

琴操思歸者衛女之所作也欲歸不儻古人

得心悲憂傷援琴而歌作思歸引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

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今造新

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文選四十五卷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咸榮緒晉書曰幾惡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

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閔尹子

列子陳駢揚朱孫臆王參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之豪士也

然機猶假美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

左氏傳曰

太上自立德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

德必循於心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

物故繫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

乎彼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

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

曰夫草木遭霜孟嘗遭雍門而泣琴之感以

者不可遇風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未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

為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

童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

而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喟然太息涕承

而末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揮

歛而初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歎何者欲隕之葉

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

苟時啓於天理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盡於人事言立功易

也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以定烈士

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

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

得之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

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倍之唯此時為然歷觀古今徵一將之功

而吾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曰彼一夫我之

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也

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誓吾與

天下亦為一物也然則我亦物也而物亦

物也物之為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

蟲未蟄鄭玄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

我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輝其

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心

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汲黯曰上置公卿寧令從

諛承意陷主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

惡害是君子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小人害之所同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人主操其

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生殺之柄此

尼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可讎乎

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

殺王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

天命將誰讎乎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接

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

地首垂泥土中刃響象輿車馬驚於是召梁

丘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是時霍氏外

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為公車

丞亡在渭誠界中夜袷服入廟居即問執戟

立廟門待上至欲為迎發覺伏誅蘇林曰

服黑服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

院起阡陌之况乎代主制命自下

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

裁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為之故云自下

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

夫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且

夫政由竊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

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使與竊喜言是

以君爽怏怏切於亮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

側月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

漢書景帝目送周亞曰此之鞅鞅非少主臣

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常賢為

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相

辟作威圖點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

尊法也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而成王不遣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傳陸侯

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

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

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參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

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驪

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登帝天位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

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帝崩

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

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而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

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

支子懷忠敬而齒劔固其所也尚書曰大甲

尹攷諸相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誠紀年曰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吳越春秋

曰文種者不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會禮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

吳人或譏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矣吳

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救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劔也

斯以言大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大德

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

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過此

以往惡鳥觀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况

乎高土大者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

哲所難者哉設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

咎在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

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

知辭寵以招禍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

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慶隘申宮

警備設守而後行杜預曰申

整宮備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贖古

首也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之法易古

三代之制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

也為書曰民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

問不盡傷心

漢晉劄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畧

下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衆心日陔

氏直危幾將發而方偃仰瞪直眄謂足以夸世

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曾靈光殿賦曰笑古人

齊首月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

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暴勲之可矜暗成

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音風起

塵合而禍至常酷也各賓戲曰彼皆躡風塵

日彼謂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聖人忌功名

論君上塵從下起以論斯等

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

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

惡存焉故惡欲者心之大端也

而游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

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

之業名莫大焉

漢書曰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震主之勢

位莫盛焉

震主已見上文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

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以持

周易曰天

道虧盈而益謙毛詩序曰超然自引高揖而

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

退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則巍巍之盛仰

寧得引深滅巖穴耶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之於身

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遠而

名愈劭

爾雅注曰劭美也

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

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

論語

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名編凶頑之條身戢荼毒

之痛豈不謬哉

毛詩曰人之貪亂寧為荼毒

故聊賦焉庶

使百世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於水上盥絜

也巳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

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
 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執震
 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
 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
 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
 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
 所談非好事尚書即東晉曰仲
 治少生不足尚書即東晉曰仲
 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
 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
 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
 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
 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
 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畧
 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

樓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
 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省咸
 子作詩詔太子中庶
 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

之情不一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

帝之跡三王之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

象莊子注曰鐘毛詩序曰詠雖淵流遂往詳略

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異聞上林賦曰怨後代靡麗遂往而不然其

宅天靈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京東

曰設官分職以神其德周
易曰聖人以神明其德周
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上疏曰拓跡垂
文曰蕃衛王有宋函夏帝圖弘遠賦曰函夏
家垂固萬葉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雅河東
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高祖以聖
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撥秘文高祖以聖
武定鼎規同造物謂楚子曰成王定鼎于郊
人司馬彪曰造物者為道皇上以敷文承
歷景屬宸居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光景
連屬也如北辰居其所而無星拱之隆周之
祭邕曰如北辰居其所而無星拱之隆周之

卜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揚雄河東賦曰既

王為天正體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王

太子也喪服傳曰父為長子三年傳曰何以
三年長子正躰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
育德少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

人曰文武惟后班固漢元輔也畧緯昭應山瀆
效靈曰說文曰畧曰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

車瀆也瀆靈山出器類五方雜還徒四澳來暨
日不師五方雜錯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選賢
澳瀆澤吳都賦曰都輦發而四澳來暨選賢

漢書文選卷四

建威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必酌之於故

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

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

日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

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大予協樂上庠肆

問以遺訓而資於故實

教東觀漢記孝明詔曰正大樂官曰大予章

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祖命張蒼定章

河由太守明密法令漢書曰國容眠令而動

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軍政象物而具不入國左氏傳曰土會曰為

不為非百官象物而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

采遺於內轎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

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

西都實曰啓發篇章校理秘文講論正女藝

稽合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曰掌聞先代轎

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轎軒使來

異代方言辯亡論曰轎軒西征賦積莖素毳

傳曰未命為士下得朱軒西征賦積莖素毳

日御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

昌丘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

軼漢之貢府無虛月也并祠連埋也共德嘉

未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之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湯雉

交州箴曰航海三萬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

束率其犀軼余曰切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文選卷之六

居之君內首稟朔卉服之首回面受吏之君

匈奴也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

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嚮俊民間

出班固漢書贊曰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

警蹕清夷表裏汾穆仲長子昌言曰姦將徙

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

帝曰帝張咸池之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

塗歌色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在

類帝類蔡也西都賦曰禮神祇康百靈

行有屬車三十六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

乘以從於後也日躔直胃維月軌青陸

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

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

道杜預左氏傳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

辰皇天神也祇地神也周禮曰皇祇降兮濬靈

德爾雅曰春為發生禮記曰后王命冢宰降

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氓之願加以二王于

邁出錢戒告二王已見上注毛詩曰從公于

燕禮曰小臣戒盥者鄭玄曰君有詔掌故爰

命司歷

卦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 獻洛

飲之禮具上巳之儀

洛飲上巳並

南除輦道

北清禁林左闕巖陞

都右梁潮源略亭臯跨

芝廬苑太液懷會山

上都林賦曰輦道繩屬西

難西蜀父老曰閑休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

天子東升于三道陞郭璞曰陞阪也上林賦曰

曰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洛神賦曰稅賀松石

峻境古葱翠陰煙游泳之所攢萃翔驟之所

音叫西都賓

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徽音叫西都賓旌門洞立延

巖更之署周廬千列徽道綺錯

惟接桓

周禮曰王之會同為惟宮設執門

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牲牲 閱水環階引

池分席數遊賦曰關春官聯事蒼靈奉塗然

後井祕駕胤緹徒騎搖玉盞發流吹

言春官

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

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賓客之聯

五府蒼靈青帝也尚書帝命駿曰帝者承天立

漢書曰緹騎二百人馬執金吾楚辭曰鳴玉

蓋之吹吹兮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

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所禮也賦曰

天動地吸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祭邕獨

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在所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

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繼

肴藪芬藉觴醕亦泛浮鱉詩曰其肴維何魚

筭及蒲鄭玄禮記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

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

禮圖曰筭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

衡崇牙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卷四十六

十一

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繼

肴藪芬藉觴醕亦泛浮鱉詩曰其肴維何魚

筭及蒲鄭玄禮記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

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

禮圖曰筭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

衡崇牙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

旆俄軫委旆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琴繼

肴藪芬藉觴醕亦泛浮鱉詩曰其肴維何魚

筭及蒲鄭玄禮記妍歌妙舞之容銜組樹羽

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辭

禮圖曰筭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曰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

衡崇牙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

繁聲合變爭節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奏而延頌而鳴應翼而舞馬駉琴賦曰師曠三

百中筵稟和闔堂依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
 金駕忽駟聖儀載佇悵釣臺之未臨慨豐宮
 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故辛言
 封宮方且排鳳闕以高游開爵園而廣宴中
 之朝記曰建章圓闕臨北道銅鳳在上故並命在
 號鳳闕鄴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
 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周易曰有孚發若信以發
 志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歎毛詩序曰
 也德之形容左氏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范武
 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詩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
朝臣勅王融為序文
藻富麗當代稱之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

氣之駕翔焉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

日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

池之樂於洞庭之野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

御六氣之辯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

乘遂東南翔行馳千里 是以得一奉宸逍遙

寂寞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得一而天下正

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

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
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大隗則之莊子
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
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
姪射之山汾水之陽宵然喪其天下焉家語
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
行之至如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
如舞璿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伐馬
乘兩龍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易歸藏
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為璿臺
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
曰天子比升太山之上下望四野乙丑天子
觴西王母於璿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
駿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
馬之音羽毛之美父子不獵於此兄弟妻子離

散此無他我不大齊之榷機創歷誕命建家

接禮貳宮考庸大室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

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

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

曰尚舍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

堯堯舍之於副官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

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

為主人樂正進贊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為虞

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

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儀禮
儀也謂祭太室之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
禮堯為舜賓也
之珍既徙延喜之玉攸歸魯子夫子曰天道

禮記卷之六

日幽圓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神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
 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
 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須諸
 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舜將禪禹八風
 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八風
 尚書璇玑玉璣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下
 尚書璇玑玉璣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下
 華宋受天保生萬國度洛詩邑靜鹿立之歎遷
 鼎息大垆之慙受周書武王曰膺受大命華殷
 王成湯保生商人又度邑篇曰維主克殷乃
 求歎曰嗚呼不淑充夫之對自鹿至于立中
 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無遂遷九
 萬于亳至大垆而有慙德周書立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

詳定爾固其洪業
昔以清和之德
 新日維天

北闕視帝猷決言曰昔在
有洪高平唐虞三

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端之為神明主
河圖

日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
濬哲維

爾亦孔之固劇素羨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

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
皇

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
彈

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
皇

泛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
世祖武皇帝諸曠日

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
其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禮記

文選四十六卷
 卷之六

日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
代之英立未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
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
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考
太一聖人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
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
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
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迓淮南子曰覆露
又普化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
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且具明廢寢吳啓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
奔於秋駕具明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
至日中吳弗皇暇食鄧析子曰
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

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此秋駕明日往朝
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
也可謂魏魏弗與蕩蕩名秉靈圖而非泰
涉孟門其何險論語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
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訛名焉春秋漢書
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
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共道舜受堯之天
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以共道舜受堯之
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謂后睿哲在躬妙善
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芥藻至德琢磨令
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
闈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

文選卷四十六卷
一七

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於漢書疏廣曰
太子國儲副君尚書曰睿作聖明作哲禮記
曰清明在躬復子新論曰和順積中而美華外
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美華外
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
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
聖人言炳若丹青有諸道潤乎草木浸乎
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
金石毛詩曰如金琢錫如珪璋琢璧漢書成
曰上掌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
太子朝於王季曰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
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
國子居虎門之左禁豳明堂月令論曰三德
有闕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虞
樂我胃子孝一經人曰愛敬盡於事
夜匪懈以事一人曰愛敬盡於事

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若夫族茂麟趾宗固
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磐石跨躐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
曰帝王子第犬牙相制所謂磬石之宗春秋
錄圖口蒼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

漢或以炎精布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
耀或幽而光

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歡來仕允克施之譽莫

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永弗斯皇室家君王

者也元宰象宰也中鉉司徒說苑晏子謂楚
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金鉉喻明道能

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金鉉喻明道能

公羊傳曰自陝以西邵公主之南故繫之周蔽

帝其棠勿翦勿伐劬伯所爰國語曰秦后太
子來在其車千乘常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
漢書貢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音君
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黃髮如璋令問令望又
曰朱第斯皇本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
室家君王

用能免群生於湯火納百姓於休和草萊樂

業守屏稱事毛詩曰若稽古帝堯史記曰文帝

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樂業左氏傳君子

日一事則不北禮記諸侯曰其土之守臣其引

在邊邑曰某屏尸子曰能官者必稱事

鏡皆明目臨池無洗耳沈真之怨既缺適軸

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於蜀蜀

引鏡自照日時隨則自明也皇甫謐高士傳

日堯致天下讓許由巢父聞之以為汗乃臨

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真侯巴曰嚴君

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繁矣毛詩曰考盤

在陸頌人之軸也謂賢人陷君而離困病也適

苦和興廉舉孝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

子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庶舉孝人詔曰有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序倫正

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

志曰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勗為光祿章
夫公以為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
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序曰先王以是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通曰為政之要辨

風正俗最其上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
善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
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挈壺宣夜
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辨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

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天文志曰言天
軀者有三家其一曰晝夜鄭玄毛詩箋曰天

子有靈臺者所以觀復象察氣之妖祥左氏
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禮

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詩
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

史記曰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
左史書之華嶠後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塞惟斷裳危冠空履之吏影

猱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
史車無赤帷而行及

至州自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
反垂惟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故
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竟初拜為司

馬未出致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
長劍危冠而有子西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

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去病每從太
將軍受詔與壯士為標姚校尉華嶠後漢書

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吉曰或問力能扛鴻

有之乎曰百人也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

隼於高墉繳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

行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
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逃王

焦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
堯之特大風為害堯命羿繳大風於青丘之

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
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

遠矣禮記曰讒莠茂聞攘爭掩息稀鳴梓於

大路鞠茂草於圓扉毛詩曰尚書曰無敢寇攘

說文曰梓鼓柄也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梓

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

夫又曰疎疎周道鞠為茂昔年闕市井之游

草周禮曰以園七教罷民雅齒豐車馬之好宮隣昭泰荒憬九清夷

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

未嘗至市井遊邀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

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

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

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此周比周者宮鄰金虎

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

淮堅若金諛言之人惡如虎毛詩曰警蹕清夷侮

食來王左書入侍離身反踵之君璧首貫

胃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漢書句如傳曰

者食其餘青壯健映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

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西夷來王揚雄蜀王

本紀曰蜀父之先名曰蚕叢拍濩魚鳧開明

是時人民推警左書漢書曰南越王大子嬰

齊入侍周書曰維身染齒之用以龍角神龜

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有人焉迭食而迭望

郭璞曰此即半躄之人各有一目一鼻孔

一齊登為天子大人反踵背被其澤高淮南

文選四十六卷

生是為貫胃之民喻已蜀文曰交臂受事
滕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
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角犀羸也漢書終
軍曰願受長纆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雜蜀
父老曰蓋聞夫子之技夷文越碧怒之琛奇
狀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越未詳一日錢當為越越壯為展武論曰文
越水震即風仰流徐廣晉紀曰解甲以若石
為寶王沉魏書曰東夷矢用括青石為鏃孔
安國尚書傳曰若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
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君若其長尺
有庚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椎
者鳥名不味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絲牛
能飛食小牛也又曰曰渠搜獻駒犬胞犬露犬也
其

背有兩角又曰西方正北曰義渠
獻茲白茲白者若馬銜齒食虎豹
充仞郊虞虬續相尋鞮譯無曠也
澤之言也尚書曰包匭菁茅豳音軌聘禮曰
賈人啓擯取圭垂纆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
上言曰貢藍相尋連舟較路禮記曰周官曰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比
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時一尉候於西東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麟麟之轍綏而旌卷
悠悠之旆揚雄解嘲曰東南一尉西一候
商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車輪於洛
陽都亭毛詩曰虹旌解旆以四方無拂五戎不距
魏都賦曰悠悠旆旌以四方無拂五戎不距
疏卷毛詩曰悠悠旆旌以四方無拂五戎不距

偃革辭軒銷金罷刃

周書曰四方無辨有

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畢

天瑞降地特升澤馬來器車出紫脫華朱笑

秀佞技植歷草滋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降

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

威儀曰人君乘七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

獻其朱英紫脫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

大傳曰德先施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

亦曰朱英田陳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

借若佞臣入朝則草生之云曰屈軼是以佞

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箕英生於庭為

赤成晉尚書帝命驗

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

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別侯曰青雲聞

斗威儀曰君東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

直月至風陽宋均曰日月至月行以度至也

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

故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

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

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群臣沈璧於河乃為

封于太山考續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

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

九謂七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

素鍾黃帝功既成矣世既貞矣信可以優游

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

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自矣

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

日人効死而上能周之雖優游暇譽令舊行

也譽猶像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

春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

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獸歲發春旧吾

南行韓詩曰見上文毛詩同律克和樹草自

日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樂襍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乎

時訓行慶動於天曠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

日同陰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

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萌生

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陔者茶也仲春之時

於水上繫繁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

政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

今行慶載懷平圃乃捲芳林芳林園者福地

輿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

撫臚尚於周原袂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

編山海經曰槐江之山實惟帝之平圃南望

崑崙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東

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東築山曰

池號曰芳林園道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

有阜名曰風涼雍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

人譽之陳陳毀毀無不載沈高誘曰毀盛也
 呂氏春秋曰舜為天子輒斲或莫不戴
 高誘曰斲知葉切破仕勤也殷設或為斲
 兩引之輒知葉切破仕勤也殷設或為斲
 賢而四岳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
 周原膺膺茶如飴漢求中和而經處揆景
 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經處揆景
 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擔虛雲構周禮曰以
 正日影日至之影又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
 之所和故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
 京賦曰飛閣神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
 夏雲離房乍設層樓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
 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蘭泉於玉砌

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樓
 通閣禁闈洞房兩雅曰山東曰朝陽西京賦
 日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巍以崇爰毛詩曰王
 在靈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陽春
 賦曰丹霞猶景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
 閣內布綺疏外陳張衛士辨曰迴馳拂其察
 蘭泉注其爽劉楨魯都賦
 日金陛玉砌玄桓雲阿
 幽幽叢薄秩秩斯
 千曲拂迥迴潏潏徑復上楚辭曰叢薄深林人
 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曲拂迥迴以像偶語
 高誘曰拂疾迥迴水流也楚辭曰川谷徑復
 流瀉新萍泛汜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蕙亂
 嬰聲於絲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
 穴為岫毛詩曰鳥鳴嚶嚶又曰絲黃鳥薛君
 如柔蕙又曰鳥鳴嚶嚶又曰絲黃鳥薛君

文選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注曰繇禁軒承幸清宮俟宴緹惟宿置帟幕

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

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太僕先清宮南

惟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日

幕鄭玄曰布在幕若屋中坐上承

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

受展軫効駕徐銓警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子宿也

京賦曰以廣治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

禮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

也毛詩曰伯也執受禮記曰若車已駕則僕

展軫効駕鄭玄曰展軫具視也效駕曰已駕

也淳于髡斗酒說曰展軫具視也效駕曰已駕

明鍾擊磬調歌絃舞七萃連鑣九旂由齊執

建旗拂霓揚葭振木萃之士郭璞曰天子賜也

猶傳有七輿大夫張景陽七命曰駟馬連

文穎曰其泉鹵薄天子出隨輿五乘旗車亦

乘蔡邕釋誨曰群中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

齊軌東京賦曰龍起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

秦青無節悲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

歌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冑星羅重英曲瑤

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之節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駟駟

風馳電逝說文曰轟上群車聲也羽獵賦曰
隱隱軫軫被陵綠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
騰左思吳郡賦曰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
羗難得而視縷

醉容有穆賓儀式序投几肆筵因流波而

成次惠肴芳醴任激水而推移東觀漢書記曰天子行有

畢卑石崇楚妃歎曰矯矯在王淵渟嶽時孫

子兵法曰其鎮如山其溥如淵孟子曰君子

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

而適岐曰醉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人

日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
或接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薰

膏蒸兮蘭藉子虛賦曰蓀侑陳階金匏在席

漏泉清池激水推接張晏漢書注曰以翠羽

戚奏翹舞籥動郊詩為棟地徐舞行列也毛

虎豹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

士鼓歌幽篇又曰仲春擊召鳴鳥于矣州追

伶倫於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

山海經曰弁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

有一日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

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解脫也谷竹溝也

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
次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
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
文丹六足四翼渾池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
帝江清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
南山之壽信凱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

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

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

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闋鄭玄曰闋終也楚辭

瑞粟密勺實羽觴燕禮曰無筭之爵毛詩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窳

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羊其尾王在在籩飲

酒樂凱毛詩序曰鹿鳴騶則和樂缺詩曰

光武曰天之東隅故之系榆有詔曰今日嘉

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嘉會足以合禮

會咸可賦詩維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

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彦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

依魚人也書曰王儉

字仲寶其先自秦至宋國史家謀

待詳焉王琅邪

錄曰其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王離世

為名將七畧曰子虞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

也

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祥第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

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晉中

興書庾水疏曰臣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

因家寵冠見當世行左氏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故

呂虔歸其佩刀郭璞誓以淮水

任城呂虔有力工相之為三公可服此刀虔

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

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日以乃後第
覽曰吾見九改後必與之足私此刀故以相
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榮筮若離
之卦成癸曰言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
翦之止殺吉駿之誠感益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穎陽
人乞事秦始皇使翦將兵而攻趙關與破之
後遂放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
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
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
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起遷御史大夫吉居
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
以啖吉吉后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
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駿元帝時為御史
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公之生也誕授
贊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幾周易曰有天地

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善示幾不神乎
之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善得之於二悟而
掌復也夫知之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社春秋
而復故行之也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社
未嘗復行也信乃昂宿垂芒德精降社
明曰漢相蕭何昂星之精垂芒謂發秀也精
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潁川
荀季父子德星為之聚大吏有一于此蔚為
秦三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于此蔚為
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識曰願
淵水也月是水精故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
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山在中鼻高有異
相也故子貢至望衢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
孝願回至仁也

瀾孟子趙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宏覽載籍博游

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七

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袍

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

曰荀爽遭黨銅隱於海上又道漢濱以著述

著此書藏沈麟澹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

諸名山劉歆與稚書曰非子雲澹雅之才沈

為方志不能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

曰龍少學先王之道理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

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勉者曰白所以為堅

也黃所以為細也黃白雜則不堅且細則長劍也

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在情

固通人之所包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

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

窮而盡者其唯有用乎言難測也衷中不可

也虛明然檢鏡所歸人倫異表雲屋大構匠

亦心也

者何工函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

禮記曰仲尼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群書亦明

禮為江東儒宗徽拜博七又曰諸葛恢字道

明時穎川荀頡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

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明時人為之歌曰京師

新曰秦美

典補而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鄭玄禮記注曰危高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

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相莫不北面人

宗相同資敬 漢書曰于勤未道腴 莫不北面人

經曰資於事同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可

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習鑿齒曰

王夷甫樂廣俱以宅心事外名重於 期歲而

時故天下之言風流者稱正樂焉 蕭子顯齊書

孤叔父司空簡穆公早所器異 曰王僧虔為

僧中薨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公 年始

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於公 論語子曰吾

折衷於泉臺 不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

體無待常弦 伯禽與康叔朝於成王見乎周

公三見而三答之 周公三見而三答之

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

二子曰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

見子橋木高而仰見梓木貴而俯友以告商子

商見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 二子明而

勞之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曰君

子哉商子曰汝安見君 子乎二子以笑對公曰

豈惟見橋梓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

由禮也 夷雅不

自後董安于之心後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
平推之性無待此常弦以成也蓋自天性得
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標聰察曾何
足尚東觀漢書記曰汝郁嘗幼異陳國人年
五歲母後病不能飲食都常抱持帝位
亦不食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
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汝郁
幼異挺拔也厚至謂淳孝之甚至也范曄後
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
瑗育之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
蝕京師不見而瑗以狀聞果太后詔問所蝕
多寡瑗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
曰何不言之對而食之餘如月之初瑗太驚即以
共對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子淳孝聰年六歲
泰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不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

阮襲珪組對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子蕭

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
涕鳴咽江表傳曰觸曆見孫權推位交橫哀
自勝不能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康公主素

不協及即位有詔毀廢舊瑩投棄棺柩公以

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

聞而悲之遂無以奪也太宗明帝蕭子顯齊
書曰宋明帝以儉孺

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為婦姑
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

行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以選尚公主拜

駙馬都尉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
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

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為秘書

即太子元徽初遷秘書丞
沈約宋書曰蒼梧

舍人齊春秋曰儉於是來公曾之中經刊弘度

起廷秘書丞
王改年曰元徽吳

之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儉又選定元徽四部

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

又得及家竹書身自選久以為于經城案緒

言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

亂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其有條貫

秘閣以高末制五經為甲乙部史記依劉歆七

為乙部諸子為丙部齊賦為丁部書至上表求

略更撰七志校墳籍撰七志四十一卷上表獻

之漢書曰劉歆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

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

有術數畧蓋掌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

有方技畧

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

徒衰聚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

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表喬與褚左

卑鮮交書曰雖欲虛詠濛肆脫落儀制其能

乎得見公弱於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

是矣吳均齊書見之歎曰宰相之門也括栢

陳草雖小已有時聚位亞台司公年始弱冠

棟梁之氣矣春秋漢舍華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年勢

能合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日弱冠

不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

日將軍衛青位既益因贈聚詩要以歲暮之

期申以止足之戒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

年歲已晚也老子曰察吞詩曰老夫亦何寄

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徐曾所生

也司徒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

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太司農還除給事

黃門侍郎旬日遷尚書吏部郎參選音毛玠

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者公也魏志曰毛

玠字孝先

玠為人少為縣吏以公清操聞諸公玠

玠為尚書僕射復與選舉傳揚晉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玠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玠

卷之四

世

母憂服闋

還除給事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玠

三者皆人傑 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著

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暹之著赤

劉向稱董仲舒 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 齊

書曰進太祖位 以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

特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澆季 班固漢承

禮齋舊宗樂傾恒執自朝章國紀典藝

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

所未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 祖

謂齊高 以佐命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如故

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譽望所歸允集茲日

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僕射

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射孫為右僕射

今以策劾為營郤器也皆校受切郤局台切

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

部欽清實選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

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辭侍中改授散騎常

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中尚書令

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

官領丹陽尹 本官謂侍中尚書令 六輔殊風五方異俗

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表奏開六輔渠常昭
沈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
五方已公不謀聲訓而楚夏移情譚書曰望
見上文公不謀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
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郡
此西楚也穎川南陽夏人之居也故至今謂
之故能使解劔拜仇歸田息訟謝允後漢書
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
殺世荆與相遇乃解劔長跪曰今願身代世
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何敢相侵
遂解劔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大中春
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
自悔責閉閣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
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斃肉袒謝願以前郡
田相移終不敢復爭是壽乃延聽事

尹温太真劉貞長或功銘昂彛或德標素尚

王隱晉書曰温孺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
後平蘇峻之亂滅蔡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
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於老禮記曰昂有
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班功烈勳勞而
酌之祭器左氏傳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
得以作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丘猛虎行
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臭味風雲千
里邪蒿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雲千
載無爽子謂晉范宣子曰今譬於草木寡君
之臭味也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
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
風陽氣也言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
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
升天則景雲覆而親加弟祭表薦孤遺遠協
扶之輔其類也左氏傳史趙曰時簡穆公薨
神期用彰世祀盛德必百世祀日時簡穆公薨

文選卷之六 卷之六 廿六

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

蕭子顯齊書曰儉父僧綽國學初興華夷慕

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

義經師人表允資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校書

傳魏德公謂郭林宗曰經師易獲人師難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

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復以本官領國子祭

酒三年解舟陽尹領太子少傅餘悉如故桂

服捐駒前良取則所輒棄子後予胥怨未

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

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

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次錄曰長安劉氏

唯郡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

元仲為臨淮太守王莽貶霸卒全一郡更始

而外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期年百姓乃敢

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云必不能全也尚書

日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總南征北狄然曰

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穆若

金蘭

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

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入城

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

臣其實師也王首之臣其實友也王誠能與

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

利斷金同心之又領本州太中正項之解職

軍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

不可諭君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命七年固辭

選任帝所重違選任尚書令也謝丞後漢書

也志詔加中書監猶叅掌選事長輿追專車

之恨公魯甘鳳池之失言者任非其人或專

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失之者其心

滅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令

舊監令北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

禮最常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

乃使監令異車目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

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癸志

云奪我鳳皇池夫奔競之塗有自來矣晉諸

卿諸人賀我邪

曰傳宣字允品未比國時代之難知之

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以難知之

性協易失之情相子新論曰凡人性難極也

俗所遺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德訟

使無訟乎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

言選曹以材授官似衡之平物故取以喻焉

蒙謀曰提衡左府舉直開邪孔拔奇取異與

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異於君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而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春秋三十有八子曰景風至施爵祿賞有功

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有識街悲行路掩泣說苑莊門周說孟嘗君下寒心酸鼻論衡曰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行路之人皆能論之

機而已哉史記趙良謂商鞅曰五發大夫死不相材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故以痛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人哭於機

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航

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楫設世遺愛古之益

友左氏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多聞古之益友與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

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十人漢官儀

者以虎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禮曰

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

表於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

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

目則百度惟貞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

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君子曰詩曰雖有

外多長者車轍傳曰經授神契曰矜在嚴肅出言必雅孫資別

終不顯持論從容味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

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夏勤從容論議吳

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也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擅道寫晉陽春秋曰謝

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雖單門

後漢書曰相礪耶營氣類經緯七人雖單門

後進必加善誘門三輔決錄曰夫子善誘人自單

以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種會集言程感

龍真之公銓品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

以稱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

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窮涯而反

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而反

莊子淮南子曰君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

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

已而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

樂治定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

制禮熙帝圖公即位六官之

長皆民譽也毛詩曰惟清緝張曹爭論於

熙文王之典帝圖已見上文緝張曹爭論於

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世

東觀漢記曰張輔
拜太尉章帝詔射
禮制漢禮輔以為衰制
禮非碩祥之特達有似異端之術上疏曰衰
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戒康緒晉
書曰太尉荀頴先受太祖勅述所禮太康初

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即擊屢討論之虞
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
事左氏傳晏子曰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
二惠競爽猶可之尚書曰以義制事以
禮制心垂裕後昆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
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無忤往事感
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諛罕愛
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
不可奪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
論曰君子謹守約以弘乎按物魏志孟康薦
崔林曰林高推之弘量謝承後漢書即顯章
曰陛下寬攻乎異端歸之正義論語曰女子
不容非

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疏曰
漢書曰嚴安徐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
樂上書言世務

既道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
達治體潘尼潘岳竭曰君深懸然天得不謀

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紀訊之遺老耳目
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深文為

吏積習成奸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
不敢畜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積習而成

獨否即創筆即筆服曰言隨君意也又曰嚴廷
年為丞郎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為兩効欲

先白其輕者謝延年公乘理照物動必研機

意焉怒乃出其重効夫疏曰王恭起登清任當

時嗟服若有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豈非

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

劭年十八時有歎息曰此希世之席人也論

語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汝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璉也曰行無異操才無異能得奉名節

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一言之與東

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為曹

子與允融書曰數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

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陳

陵之上彼所拘仁義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所拘

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以拘之者一也司馬

彪曰東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夷齊無

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名商氏三年

之後始得夫子一盼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

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鼎之未腊者

為璞周人康璞過則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

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崩也因謝而不取高

誘曰理治也胤未樂脂者號之為璞尚書曰

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知已懷此何極死知已懷此無志士出

入禮闈朝夕舊館上肖門崇禮東建禮門即

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瞻棟宇而興慕撫身

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瞻棟宇而興慕撫身

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入廟則

視棟棟見几筵君以此思哀則

哀將焉而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

不至矣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

之七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

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司馬揚雄

魏則陳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機

思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表請

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楚

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贊序

作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

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四十六卷

程